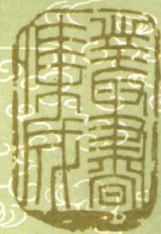


涇野先生毛詩說序
毛詩或問



20692

涇野先生毛詩說序

呂
柟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涇野先生毛詩說序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涇野先生毛詩說序

此據惜陰軒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毛詩說序卷之一

國風

明 高陵呂 柁涇野著

周南

穀間、周南、召南、何謂也。曰：周、周公也。召、召公也。南、和也。明也。房中之樂也。萬物至夏而始和，萬象至南而皆明。故房中和而天下樂。家道明而萬國理。何以領國風乎？曰：其以長養萬物者，惟南風乎？故曰：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

關雎，后妃之德也。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材，而無傷善之心也。穀曰：何也？曰：本其樂之始也。心之憂思，在乎進賢淑，以爲樂。是以哀窈窕，思賢材，而無傷善之心也。興以關雎，荇菜者何？曰：鳥獸之行於夫婦，惟關雎之情至爲宜。草木之行於后妃，惟接余之爲當也。既曰寤寐求之，又曰寤寐思服，不亦復乎？曰：始旁求於寤寐之中，求而不得，斯思之也。左右流之，然矣。采芣亦言左右者何？曰：凡參差者皆不遺也。在求，以興廣在樂，以興具也。

葛覃，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，則志在女功之事，躬儉節用，服澣濯之衣，尊敬師傅，則可以歸安父母。化天下以婦道也。夫父母之說，不亦背乎？曰：在父母家之父母，自女子時而言也。歸安父母之父母，自

既嫁躬儉節用時言也。是故知稼穡之艱難。王者之本也。知蠶葛之艱難。后妃之本也。內外各得其本。而天下治矣。劉濩滌濯。后妃親執之乎。曰。雖有贊勞。不害爲親執也。

卷耳。后妃之志也。如之何。曰。言君子之行役也。外執勞苦。內憂國政。是我之所懷耳。故采卷耳。不滿傾筐也。況其行也。不惟實彼周行。而又崎嶇于崔嵬高岡之間。僕馬皆病。不少息焉。其時之難可知矣。我如之何。而不懷傷永嘆乎。僕馬之我爲君子。金韉咒觥之我爲后妃。不亦已析乎。曰。此夫婦一體之辭也。可以見其爲情矣。若曰。又當輔佐君子。知臣下之勤勞。則所未喻也。宜朱子之弗取耳。毛萇曰。卷耳。興也。

樛木。后妃能逮下也。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。夫其以蠶言綏。荒言將。桑言成者何。曰。維繫則安而不傾。蒙奄則美而得助。旋纒則久而有終。蠶而後荒。荒而後桑也。

蠡斯。后妃子孫衆多也。言若蠡斯不妬忌。則子孫衆多也。則何三章乎。曰。振振起而不相害。性之和也。繩方來而不絕。聲之繼也。蟄而復生。生而復蟄。終無窮極。緝緝而不斷也。

穀間。桃夭。后妃之所致也。不妬忌。則男女以正。婚姻以時。國無鰥民也。夫之子于歸。有言華。言實。言葉者矣。何以皆謂之時乎。曰。其槩也。舉不違乎相配之時耳。華言室家。實言家室。葉言家人。何。曰。室家夫婦相對之辭。家室。由外及內。父子兄弟皆舉之矣。家人。則雖宗族上下。皆可兼也。猶桃華謝而實。實殞而尚有葉耳。故華言男女。實言有子。葉言蔭庇也。

穀問、免置、后妃之化也。關雎之化行，則莫不好德。賢人衆多也。夫免置，武夫也。何以知其好德乎？曰：陸佃曰：啄之丁丁，猶有所聞也。施于中逵，猶有所見也。施于中林，無所見聞，而猶肅肅，其德深矣。丁丁中逵，中林何興？曰：丁丁聲聞于外，而內有所獲，故干城中逵，出入往來之所必由，故好仇。中林幽深而不見，故腹心耳。若是而以爲后妃之化何也？曰：以爲文王之化，衆人所知也，以爲后妃之化，衆人所不知也。故未有關雎之化不行，而能致免置之賢者也。此序之善也。

芣苢、后妃之美也。和平，則婦人樂有子也。何哉？曰：孔穎達曰：天下亂離，則我躬不閱，豈暇思子乎？毛萇曰：芣苢宜懷妊。

漢廣、德廣所及也。文王之道，被于南國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，無思犯禮，求而不可得也。何也？曰：於是乎見男女之有別矣。是故無思犯禮，如漢廣、江永，男正位乎外也，求不可得，如喬木、楚、蕤，女正位乎內也。斯男女之皆化乎？故曰：關雎之化，近至于免置，遠至于芻蕘。

衡問、汝墳、道化行也。文王之化，行乎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閔其君子，猶勉之以正也。奈何？曰：婦人以君子行役，而王事煩勞，其毒太苦，故未見，思之如飢。既見，喜其不遠棄我也。遂謂之曰：王室雖如燬，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，苦也可且忘矣。不正而能之乎？婦人猶正，君子之正可知。程子以既見君子爲將見，恐未然也。

麟之趾、關雎之應也。商經問、何也？曰：關雎之化行，則天下無犯非禮。雖衰世之公子，皆信厚如麟趾之時。

也。曰：其以公族公姓非一世乎？於是乎見關雎之化至後世猶未已也。趾在下，故言子定在前，故言姓。角在末且盡也。故言族是故關雎，后妃之德也。葛覃，后妃之業也。卷耳，道及君子矣。樛木，惠及宮中矣。蟋蟀，德被子孫矣。桃夭，兔置芣苢，化及中國矣。漢廣，汝墳，化及天下矣。麟趾，則化及後世矣。此周南之序也。故何彼穠矣，言其化至于平王之女，以終召南。麟之趾，言其化至于衰世之子，以終周南。此夫子刪詩之意也。故毛萇亦曰：後世雖衰，猶存關雎之化也。

召南

鵲巢，夫人之德也。國君積行累功，以致爵位。夫人起家而居有之，德如鵲巢，乃可以配焉。穀曰：何也？曰：是可謂以德配德矣。送迎之百兩也，不亦宜乎？何以關雎與后妃？鵲巢與夫人乎？曰：雎鳩摯而有別，其聖人人倫之至乎？非文王不足以配之也。鵲巢均平專一，其臣妾事上之忠乎？非諸侯不足以配之也。其曰：御將成者何？曰：巢在此，以速鳩。故言御，巢在彼，非鳩所有也。取而方之，故言將。盈則無虧欠，故言成。采芣，夫人不失職也。夫人可以奉祭祀，則不失職者何也？曰：言能誠敬也。古者公侯親耕，以供粢盛。夫人親蠶，以供菹豆。況沼沚而又于澗，求之益深矣。僮僮而又祁祁，思之已永矣。職又何失乎？

草蟲，何以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乎？曰：妻也，以大夫之久役也。外苦其四體，內荒其家政，此心之忡忡惓惓而傷悲也。故忡忡者，心懸不下也。故言降，惓惓者，心結不解也。故言悅，傷悲則非常矣。諸侯大夫妻之說何也？曰：其諸侯之大夫之妻乎。

采蘋、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能循法度，則可以承先祖，共祭祀矣。然則法度之謂何？曰：其諸采之於濱，澨盛之于筐筥，湘之以錡釜，奠之以牖下尸，之以季女，不失其常而主之以敬乎？故毛公以爲能循未嫁時之法度也。

甘棠、美召伯也。召伯之教，明於南國。柰何？曰：南國之人曰：凡我倫理正而訟爭息者，皆此樹之功耳。猶恨其不蔽芾也。翦伐而敗拜焉，是伐我召伯耳。故孔子曰：吾於甘棠，知宗廟之敬也。晉韓宣子賦角弓，宴于魯，季武子指嘉樹而譽之。武子曰：宿敢不封植此樹，以無忘角弓。遂賦甘棠，則亦不知類之甚矣。行露，召伯聽訟也。衰亂之俗微，真信之教興，強暴之男，不能侵陵貞女也。然則文王獨化其女子乎？曰：非然也。言女夙夜之行，但畏多露耳。非復往日者之懼強暴也。設有迷我於獄者，必其室家之禮不足，召伯自能聽之。我亦不從也。縱曰室家不足，則男之訟女，固亦有因女之自守，必至愆期，故曰男女之皆化也。

羔羊，鵠巢之功效也。召南之國，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節儉正直者，何也？曰：羔裘而素絲五紵，五絨，五總焉。不儉而能之乎？退食而委蛇委蛇，不正直而能之乎？西京雜記曰：五絲爲繡，五繡爲升，倍升爲絨，倍絨爲紀，倍紀爲總，倍總爲縫。然則紵猶在繡升之先乎？蓋制裘者，始縫而絲微，既敝矣，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。故自紵至總，自皮至縫，又儉之至也。何以言五也？五猶周也。員也，徧也。德如羔羊，何也？言稱服也。夫羔也，羣而不黨，故卿以爲贊也。繁露曰：羔有角不觸，類仁。執之不鳴，殺之不嗥，類義。跪飲其母，類禮。

既曰皮。又曰革者何。曰。皆節儉意也。

殷其雷。勸以義也。夫召南之大夫。遠行從政。不遑甯處。則然矣。其曰室家能閔其勤勞。勸以義者何也。曰。非振振之君子。其能完歸哉。奚與乎。曰。言雷且有定處。君子不遑。曾雷之不若也。有序乎。曰。陽而側。側而下。雷愈安。愈近。君子愈危。愈遠。

標有梅。男女及時也。奈何。曰。詩人見梅落。而言求女之庶士。必及此吉日。以相謂而不過也。其亦周南之桃夭乎。我者。詩人代女而言也。

小星。惠及下也。夫人無妬忌之行。惠及賤妾。進御于君。知其命有貴賤。能盡其心矣。故抱衾裯而宵征。肅肅以盡心。不知其命也。而能安之乎。呂氏謂上好仁。則下必好義。則上也者可與立命矣。毛公曰。命。謂禮命。鄭玄曰。衆無名之星。隨心嚙在天。猶諸妾隨夫人以御君也。

江有汜。美媵也。勤而無怨。嫡能悔過也。文王之時。江沱之間。有嫡不以其媵備數。媵遇勞而無怨。嫡亦自悔也。奈何。曰。於是乎知嫡媵之皆化也。嫡媵且化。而況於其夫乎。悔處。歌之。謂何。曰。序也。悔而后處。處而后歌。以與過之。謂何。曰。以而由悔。處而由與。歌而由過也。

野有死麕。惡無禮也。天下大亂。強暴相凌。遂成淫風。被文王之化。雖當亂世。猶惡無禮也。璽曰。何哉。曰。死麕。死鹿。非鳴鴈之嚙嚙也。感悅吠虎。非桃夭之親迎也。亂世則爾也。今非其時矣。故述而惡之也。曰。行露。標有梅。野有死麕。集註皆謂女子懼強暴之辱。今皆從序。何也。曰。序其舊矣哉。或曰。子夏。或曰。國史。

或曰衛宏毛萇雖不可據。然而授受則遠矣。如集註之說。則文王之化獨及其女子乎。且義理可以心度。事實必由口傳。生於數千百載之下。安知其前者之盡不然乎。雖違註。吾從舊。

何彼穠矣。美王姬也。雖則王姬。亦下嫁于諸侯。車服不係其夫。下王后一等。猶執婦道。以成肅雝之德也。釭曰。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。何也。曰。其見關雎之化。至于此時乎。此聖人之意也。雖則之謂何。對猶執而言也。然則毛萇解平爲正。而爲武王者。何。曰。曲說也。桃李絲縉之興。何。曰。桃李言女德之盛。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。絲縉言男道之正。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。蓋皆世德作求。不惟尊貴耳。鷗虞。鷗巢之應也。鷗巢化行人。倫既正。朝廷既治。天下純被文王之化。則庶類蕃殖。蒐田以時。人如鷗虞。則王道成也。釭曰。王非諸侯之事也。柰何。曰。楊子曰。非諸侯有鷗虞之德。何以見王道之成哉。一發五犯之謂何。曰。或曰。五矢爲一發。矢十爲一束。

邶

柏舟言仁而不遇也。衛頃公之時。仁人不遇。小人在側。玼曰。何謂也。曰。言柏舟而汎流。有嘉謀不見用。是其隱憂。豈酒之能解乎。然我匪鑑。已不能度其君之不聽矣。往愬兄弟。亦遭其怒。蓋僚儕之皆變也。然我心不變。非如石席之可移。而又威儀棣棣。危行以處無道之時。而人滋異焉。閔悔紛然而來。使我痛辟之有標也。嗚呼。謂日當常明也。君子當常亨也。豈憶日月更爲微虧。可憂一至此邪。當是時也。予欲奮飛以逐。而羣小以我爲沽名。禍且至矣。柰之何哉。是柏舟之旨也。故孟子亦以爲孔子可以當之。然

則何以知其爲頃公也。曰。頃公者。墮廢社稷之證。嘗略王請命矣。又在靖伯、眞伯之後。釐侯、武公之前也。注以爲婦人之作者何。曰。婦人而思奮飛。其何以爲訓乎。

綠衣。衛莊姜傷己也。姜上僭。夫人失位也。柰何。曰。黃裏裴裳。雖漸失位。猶未盡棄也。故猶愛之。冀其可改耳。至于專治綠絲。使絺綌而當凄寒之風。則不復我顧矣。雖憂無益也。惟追思古人。以省而自安焉。此莊姜之賢也。賢者不得于君。則何以異諸。

燕燕。莊姜送歸姜也。守德曰。何以先君之思乎。曰。莊公寵州吁而不禮莊姜。莊姜諫而不聽。莊公歿。州吁亂。莊姜所以痛恨者也。故戴嬀以是而勸莊姜。使不失其貞焉耳。此二氏之賢也。曰。婦人從一而終。戴嬀雖妾。莊公死而遽歸。可乎。曰。是時。州吁殺戴嬀之子。是何有於其母哉。故春秋傳。慶父殺閔公而哀姜奔齊。此安知非州吁之所逐乎。輿以燕燕者何。曰。燕春社而來生子。至秋社日去也。

日月。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難。傷己不見答於先君。以至困窮也。何哉。曰。使莊公之生也。以古道自處。善德音而定其心。以顧報乎莊姜。則必如石碏所言。教子以義方也。桓公完不得見殺于州吁矣。今莊姜目擊州吁之亂。能無往日之思耶。日月之謂何。曰。夫者。婦所仰以照臨者也。且其所照則極廣而不私。所出有定方而不移。莊公則不然也。

終風。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暴。見侮慢而不能正也。玼曰。州吁。人子也。雖暴矣。何至譴浪笑敖而莫我往來哉。曰。世之逆子。以其父之不在也。爲惡于外。不顧其母。其母正之。則反譴浪倨敖而笑耳。又或惡

其正己也。遂不至親前矣。況州吁哉。衛亂可知矣。莊姜者。苟不忘先君。如之何不中心悼思。噓懷也。鞶鼓。怨州吁也。衛州吁用兵暴亂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。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。玁曰。何至契闊之。不洵乎。曰。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。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。是將非丈人士無鬪志。知其必敗于鄭而死也。勇而無禮。淺之乎云爾。死生契闊者何。曰。自生至死。甚隔遠也。雖隔遠而誓約以偕老。今則不活。果失信矣。

凱風。美孝子也。衛之淫風流行。雖有七子之母。猶不能安其室。故美七子能盡孝道。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。仁曰。何也。曰。七子以棘及寒泉。黃鳥自喻。以聖善。劬勞。勞苦歸之母。斯是其爲孝乎。若曰慰母心以成其志。則爲義矣。孟子之說凱風也。曰。親之過小而怨。則得之矣。故毛公以爲成孝子之志也。若是之母。而美以聖善。不亦誣乎。曰。此對無令人而言。猶劬勞也。勞苦之謂何。曰。其亦不甯其居乎。棘心夭夭。喻劬勞。其爲薪也。喻無令人。尤可觀。

雄雉。刺衛宣公也。淫亂不恤國事。軍旅數起。大夫久役。男女怨曠。國人患之。而作是詩。繼祖曰。何也。曰。蓋國人代婦人而作也。然既憂其道遠。又慮其伎求。其時之難處。亦可知矣。當時也。既嘗入郕。又以燕師伐鄭。以報衛牧之役。至于圍鄭四年矣。齊僖公平盟於瓦屋。而後釋東門之役。軍旅之數。從可知也。匏有苦葉。刺衛宣公也。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者。柰何。曰。匏方苦葉。而濟有深涉。行者當度淺深之宜也。今深反厲。淺反揭。則何以異於公與姜氏不知配偶之宜也。夫姜。伋之妻也。宣公納之。公子頑。姜之庶子。

也。而烝焉。此豈惟不知淺深之宜。猶濟盈之不濡軌。雉鳴之求牡也。夫歸妻之士。尚待冰泮。涉舟之人。亦須我友。曾謂諸侯夫人。不如庶士常人乎。

谷風。刺夫婦失道也。衛人化其上。淫其新昏。而棄其舊室。夫婦離絕。國俗傷敗焉。何也。曰。雖則夫婦失道。其棄婦猶賢乎。故一章言成家之道也。二章言棄家之故也。三章言戀家之痛也。四章言持家之苦也。五章言夫之背德也。六章言夫之改舊也。嗚呼。是宜在匏有苦葉之後乎。

式微。黎侯寓于衛。其臣勸以歸也。何也。曰。言我在泥露之中者。凡以君臣之義耳。彼大國亦何無義寡仁之甚邪。然則猶有望救于衛者乎。毛公曰。泥露。衛之二邑。

施丘。責衛伯也。狄人迫逐黎侯。黎侯寓于衛。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。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。何也。曰。葛誕。本其望救之深也。有與開其緩救之故也。如是而不救焉。斯曰靡所與同。褒如充耳矣。爲此詩者。何其婉而盡邪。黎在衛西。泥露在衛東。葛有連屬之意。故與。

簡兮。刺不用賢也。衛之賢者。仕于伶官。皆可以承事王者也。何也。曰。有力如虎。才之武也。執轡如組。藝之良也。顏如渥丹。容之充也。斯人也。不獲佐王。乃方萬舞公庭。僅得其勞爵。西方美人。如之何而不思乎。西方美人者。西周聖王也。然則斯賢也。其亦滑稽曠達者乎。故張子厚以爲東方曼倩之徒也。榛苓。與不美。

泉水。衛女思歸也。嫁於諸侯。父母終。思歸甯而不得也。繼祖曰。何也。曰。是詩其亦許穆夫人之類乎。不然。

衛之危亂如是。而此女思歸。何也。可知其志也。優于當時諸侯之大夫矣。

北門刺士不得志也。秦何曰。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。故其言曰。終當解組以甘貧。蓋我之難。有不可以語人。非爲貧窶也。斯賢也。其以懼政埤我。有不得行其志。而室人又交譏其貧者乎。故謂之天也。

北風刺虐也。衛國並爲威虐。百姓不親。莫不相攜持而去焉。何哉。曰。北風雨雪。則無處不寒矣。赤狐黑鳥。則無人不邪矣。當是時也。虐已而極。不能堪。去之晚矣。程子以此爲君子見幾而作。何邪。朱子謂衛淫亂忘國。未聞威虐。夫北風雨雪。喻虐已明。況未有淫亂而不威虐者乎。春秋於衛宣入郕之師。傳謂著其暴者。其此也夫。

靜女刺時也。然則何以曰衛君無道。夫人無德乎。曰。惟宣公姜氏之亂也。斯有俟于城隅。貽我彤管之女乎。

新臺刺衛宣公也。納伋之妻。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。國人惡之也。弘學曰。何也。曰。惡之以爲遽繇。戚施。則不欲正視之矣。甚之也。

二子乘舟。思伋。壽也。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。國人傷而思之也。弘學曰。後新臺而終邶風者何也。曰。其以衛國之亂。皆宣公爲之乎。

鄘

柏舟。共姜自誓也。衛世子共伯蚤死。其妻守義。父母欲奪而嫁之。誓而弗許也。玼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共姜之志。

其上通于天乎。故謂母不能如天之諒己也。興以柏舟者何。曰。柏舟美材。不改其操之物也。猶兩髦美行。不失赤心之人也。世家謂武公弑其兄。恐非其然也。

牆有茨。衛人刺其上。也。公子頑通乎君母。國人疾之。而不可道也。夫以爲醜辱。不可道。且讀者然矣。以爲長而不可詳者。何也。曰。以其所從來遠矣。從來之遠者何也。曰。肇自宣公乎。

君子偕老。刺衛夫人也。夫人淫亂。失事君子之道。故陳人君之德。服飾之盛。宜與君子偕老也。穀曰。何也。曰。言服以命德也。宣姜背德而不淑。何也。然既不淑矣。又何玼翟鬢髮玉瑱象揅。猶有尊者之儀乎。且其嗟展清揚之美。誠邦國有媛之女。特惜少此德耳。故呂伯恭以爲一章責之。二章問之。三章惜之也。桑中。刺奔也。衛之公室淫亂。男女相奔。至於世族在位相竊。妻妾期於幽遠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。何以曰刺也。曰。陳其相期。相要。相送于桑中。上宮。淇上之地。暴其惡甚矣。猶爲無刺乎。

鶉之奔奔。刺衛宣姜也。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。玼曰。人之無良。我以爲兄。則若惠公之謂頑也。以爲宣姜何哉。曰。詩遺其母而言兄。猶爲溫厚乎爾。然言頑。則宣姜可知矣。故曰。刺宣姜也。楊時有言。詩載此篇。以見衛爲狄所滅之由。故在定之方中之前。置其然乎。昔鄭享晉趙武。而良霄賦此詩。趙孟曰。牀第之言不踰閫。況在野乎。非使人之所得聞也。又以告叔向曰。伯有將爲戮矣。志譴其上。而公怨之。以爲賓榮。其能久乎。幸而後亡。叔向曰。然。已侈。所謂不及五稔。夫子之謂矣。未久。爲公孫黑所殺。夫伯有徒言之耳。其效如是其烈也。況於躬自蹈之。而免於滅亡者乎。

定之方中，美衛文公也。衛爲狄所滅，東徙渡河，野處漕邑，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，文公徙居楚丘，始建城市而營宮室，得其時制，百姓悅之，國家殷富焉。穀曰：何也？曰：其文公之中興乎？故一章言其作宮廟，居室及樹材木也。二章言其始也，追本欲遷之由也。三章言其終也，言德政之善也。於是詩也，可以稽禮樂焉，可以考兵農焉，可以知事神人之道焉，可以知馭士馬之體焉。且夫桑中者，昔爲淫奔之淵藪，今爲稅駕之良田，非其志也，而能然乎？春秋僖公二年，城楚丘，其此耶？匪直也，人者，奈何？曰：言非獨文公於民秉心塞淵而已，其效足使棘化三千，桑田之盛，又何如也。

蠨蛸，止奔也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，淫奔之恥，國人不齒也。何曰：其時之有恥可知矣。非文公以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率其國人，其能然乎？

相鼠，刺無禮也。衛文公能正其羣臣，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，無禮儀也。夫既正其羣臣矣，又曰：人而無儀，何也？曰：未能盡化也。未能盡化，而惡之，欲其死，時俗之美可知矣。蓋文公授方任能，而宣惠懿公之臣，不能安其位也。

干旄，美好善也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，賢者樂告以善道也。何也？曰：旄也由郊而都，由都而城，馬也由四而五，由五而六，言有其進無已之意。程子曰：畀，答也。予，交親之也。告，忠告也。待之益至，報之益厚，是樂告也。

載馳，許穆夫人作也。閔其宗國顛覆，自傷不能救也。衛懿公爲狄所滅，國人分散，露於漕邑，許穆夫人閔